

歲月遺痕

● 沙秀杰 著

—— 长春被圍困的日子

一位老人講述了她在長春被圍
困時與飢餓的死神鏖戰十四晝夜鮮
為人知的悲慘經歷

吉林大學出版社

④ 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立项项目

歲月遺痕

沙秀杰 著

吉林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遗痕 / 沙秀杰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5

(吉林省地情丛书)

ISBN 978-7-5601-4441-2

I. ①岁… II. ①沙… III. ①革命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552 号

书 名: 岁月遗痕

作 者: 沙秀杰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许海生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7-5601-4441-2

封面设计: 常京锁

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

2012 年 05 月 第 1 版

2012 年 0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1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言

围困长春已经过去 61 年了，但对我来说，恍如昨日。

我是 1948 年 3 月 10 日参加革命的，参加革命不久便被编入吉林省军区松江二支队天岗部。我们部队是在长春远郊的二线。因此，围城之后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支援前线围城的战士，到了 6 月份，每人每天又节约一两粮食供应“出卡子”的难民，这样，我们每人每天只有 8 两粮食了。虽然吃不饱，大家的情绪却是饱满的，目的就是解放长春。

长春围城，对于国共双方一负一胜，这是历来兵家的常见现象，但对于困在城内的百姓来说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饿殍遍地，举世罕闻。

造成浩劫的直接原因就是国共双方的几十万大军的对峙，致使远郊、近郊的粮食通道被切断了。粮道一断，对于没有任何储备的平民来说，饥饿这个死亡之神便光顾到他们的头上，于是乎人间惨剧便不断的发生。

沙秀杰以泪血濡毫，用平实的笔触写下了自己、家

庭及邻友们死别的悲怆。今天读来泪水不时地还夺眶而出,实在是不忍卒读啊!

“出卡子”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来说陌生的很,可对于1948年围困长春来说,那却是生与死的分界线哪!

沙秀杰的著作是一部生动而又翔实的教科书,后来的人读后应该有所醒悟,应该有所深思,醒悟的是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深思的是天赋于人的生存权利怎样才能得到。

血泪洒书不忍看,
樊笼冲破变雄然。
彼时惨运虽离去,
留与儿孙莫等闲!

梁世五

2008.12.6日晨5时

前 言

在完成《岁月遗痕》初版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我遭遇两次心脏支架手术。第二次手术时已出现心衰,我考虑到怕有意外,不得不将不完美的书稿请朋友找了个小印刷厂匆匆地印了个小本子,名曰《岁月遗痕》。很不能原谅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做的既粗糙又不圆满,遗憾蓄满心胸。我剩的几吊小钱也来不及为儿女分配,却用哆嗦的手写下一份分发《岁月遗痕》书稿的名单。躺在手术台上,当时就两个信念,如果回不来,“小本子”的包袱尽管很乱,但它毕竟向儿女、向亲朋好友把我埋藏在内心六十年的隐私全打



2009年4月,作者第二次心脏支架手术后在抢救室

开了,总算没胎死腹中。如果老天爷放我回来,我一定将用余生的精力,更翔实、更细化地再回忆出除了我自身以外的、凡我能想到的、看到的及当时的社会各阶层景象和人群的境遇,更加完全地献给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感谢现代科学技术,感谢上苍,我又获得了生命。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岁月遗痕》的“小本子”受到青睐。一时间,网上、报刊和南方很多媒体转载刊登了一些片段,还回馈了若干评语诗句,引来了一阵波纹。

孙朝阳老师赠诗:

《莫忘过去》

岁月遗痕乃范文，
亦悲亦泣恸心魂。
水深火热山河泣，
魔舞妖狂天地昏。
四野生灵遭涂炭，
九州战火起哀音。
中华血泪留青史，
可鼓警钟启后人。

王如珍文友赠：

好朋聪慧苦根瓜，
浸透黄连枝叶发。
鬼蜮门楣砍生路，
双全智勇秀奇葩。

更承蒙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今古大观》杂志编辑部的厚爱，连续用6期在国庆60周年专栏刊载了《岁月遗痕》，我深表谢意。在与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今古大观》编辑的接触中，他们常用发掘、抢救、史料价值等词汇强调我的作品的社会价值。一个耄耋老人写自身的经历还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我从没想到过的事情，这份肯定、鼓励和点拨实在太珍贵了，它也成了我恢复身体、兑现许诺的动力。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时，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写下这段回忆的。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一个民族几代人，在经历了无数次苦难，通过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的震

撼世宇的最强音。现在 70 岁以上在旧社会受过苦受过难的老人们，他们都是跟着这个最强音站立起来走向新生活的。我的亲身经历就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60 多年的光阴，说起来离我们似乎很遥远，然而对于那些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都可谓是近在眼前……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的日子里，一位土生土长的长春老人——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时间追溯到 63 年前——1948 的夏天，还是 15 岁小女孩儿的我，也经受了一段黎明前那刻骨铭心的时刻。它像绳索一样，羁绊住了我少年的美好时光。我把它视为我人生的耻辱和不幸，也把它当成了我最痛的隐私，深深地尘封在心的最底层。这一封就是六十几年。如今已进入耄耋的我，在开始盘点人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封存得紧密而淡忘那段记忆，恰恰相反，年事越高，印迹就越是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作 者

目 录

苦难的童年·····	1
日本投降了·····	14
围困长春城·····	30
出卡子·····	49
奔向解放区·····	76
婚姻的樊笼·····	98
铐上军婚的枷锁·····	111
一个甲子的沧桑·····	118
夕路拾汇·····	138
晚年幸福生活写真·····	151
后 记·····	156

苦难的童年

我 11 岁时即 1944 年,全家染上“窝子病^①”。“窝子病”是 1943 年日伪满时期,“新京^②”百姓中流行的一种传染病,传染力很强,病情来势凶猛,发病后病人持续高烧十几天后即死亡。我家开始是奶奶和叔伯奶奶,两位老人患病十几天先后病故。真是一人得病全家无一幸免,躺了一炕人,只好把刚刚出嫁的姐姐接回来照顾全家,最后,被视为家里顶梁柱的父亲也被传染了。因为之前全家的医疗费和奶奶的丧葬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用光了,父亲患病时,家里已陷入一贫如洗的困境,父亲最终因无钱医治而错失了最好的治疗时机,还是壮年的父亲就这样撒手西去了。

父亲在世时是靠在一家私企公司当会计养活全家,他的去世马上就使这个家断了经济来源,母亲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父亲给母亲留下的是上至 17 岁大哥,下至嗷嗷待哺弟弟等 6 个孩子(我家有 7 个孩子,大姐刚刚出嫁)。

① 窝子病:现在的伤寒病。

② 新京:伪满洲国首都,今长春。

厄运并没有放过悲痛欲绝的母亲，我父亲刚刚去世，家里还停放着他的遗体，大哥就被日本人抓了劳工。丧夫失子



我的母亲

的母亲更加悲痛欲绝，邻居把哭瘫的母亲扶起来，她就像疯了一样跑到日本宪兵队找大哥，结果被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挡在了高大的铁门外，从此，大哥便音信皆无了。

刚强的母亲忍受着巨大的悲痛，领着6个孩子在日寇的铁蹄下、在泪水中过着那苦不堪言的悲惨生活。

为了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1938年，伪满政府颁布《米谷管理法》，日本人在伪满统治时期，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实行通帐配给制度^①。每户都有一个“通帐”^②，记录着每月分配给各家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一等是红本通帐，右上角带有明显的“特”字，如果是“特”字的可以不排队到日本商店买东西，持有者都是

① 配给制度：生活物资的统一发放制度。

② 通帐：配给物资的购物凭证。

在日本政要部门干事的中国人,除粮食以外,还可以分配给食油、白糖、副食、肥皂等;二等“通帐”上带有一个“福”字,持有者是在日本机关做事的中国人,分配给的是粮食、食油、白糖。三等“通帐”带有“禄”字,是分配给外国人的,就连外国人也比中国的普通百姓待遇好得多;四等“通帐”带有“寿”字,这个等级是中国普通百姓的,每月除了每人给50斤只磨了一次的发霉的红高粱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有钱人家根本就不去领它,可贫苦的百姓只能靠这发霉的红高粱渡命。粮食配给制使人民吃不饱,营养不足,健康状况严重下降,疾病死亡率急剧上升。当时家家为了能把发霉的红高粱吃到肚里,每户都准备一块耐火砖,把买来的红高粱用开水烫过之后,再拿到耐火砖上搓,去掉外皮再煮粥。煮出的粥是深红色的,但霉味还是弥漫整个房间。吃橡子面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是橡子面能造成大便板结,便秘是经常的,严重地损伤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当时的长春一过七马路就很难看到中国人了。这里全都是日本人的住宅、医院、银行、浴池、商铺及娱乐场所,是日本人的天下。原长江路地下副食商场是伪满时期的日本人最大的副食购物商场。那里有我们黑土地所产的稻米、白面、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等,真是琳琅满目。这些是中国百姓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而列强却践踏着我们的国土,饕餮着我们的物产,欺压着我们的百

姓，残害着我们的人民，真是天理难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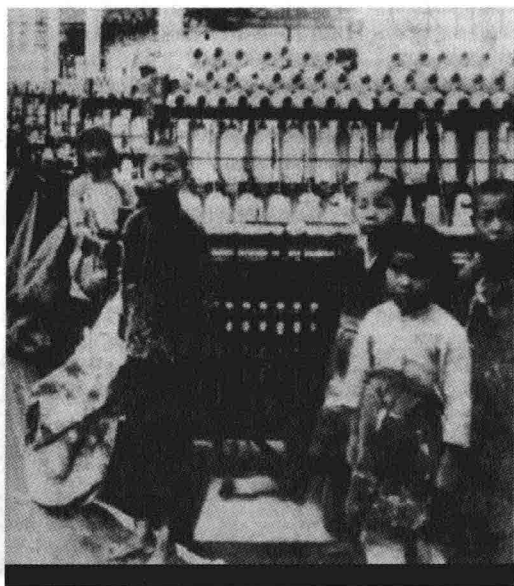
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让我和 15 岁的二哥退了学，并让每个孩子都要为家庭担当起生计之道，二哥到一家饭馆当了个小跑堂的服务生，用母亲的话说这就可以带出一张嘴。

每天天刚放亮，我就身背口袋、手拿小筐和一把二齿钩到有锅炉灰的地方去捡煤核儿。捡煤核儿时虽然手冻得僵硬，但脚却能踩在热灰上，在数九寒冬还身穿破鞋烂袜的我，就是靠着这一点点温暖，驱赶着全身那刺骨的寒气。我和一群手脏脸黑的小伙伴儿，还有我那后来被活活饿死的三弟，都使劲儿地争抢着用二齿钩钩那些没有被燃尽的煤核儿，象指甲大小的也不能放过，因为全家取暖做饭都要靠我和三弟捡的煤核儿。每天早晨，母亲只能用两三块木柈和捡来的破胶鞋引炉子，一会儿胶皮味儿就充斥满屋，很是呛人，但还是舍不得开门换换空气，因为这股热气儿可以驱赶屋子里一夜的寒气。所以白天看到破胶鞋就捡回来。母亲往炉子里放煤核儿时也从来不用铲子撮，而是像今天人们抓花生米一样，抓一小把儿，很金贵地放到炉子里，她生怕会撮碎了她一双儿女用冻僵的小手一颗颗捡回来的煤核儿。当母亲把一锅红高粱粥煮好时，胶皮味已经散尽。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一碗热粥，然后利用余火为我们烤鞋。我们就

用脏兮兮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捧着热粥碗转着圈儿地喝，每天只有这碗热粥温暖着全身。

由于我俩捡来的煤核供不上家用，所以小时候我们常吃些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和窝头。

在殖民统治下，中国人不但生计艰难，而灾难也包围着最底层的老百姓。开始因为长春是伪满洲国国都，日本人还挑着“日满亲善”这块遮羞布，奴役和杀害中国人还是在暗中进行的。可是到了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前夕，他们就开始垂死挣扎，对中国人的残害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先给日本人都打了防疫针，这样日本人就具有一定的免疫力，然后把投向战场用的细菌武器通过飞机惨无人道地投向东北大地。这种武器主要给中国人带来有鼠疫、伤寒、霍乱、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等病种，只有没有打预防针的中国人遭殃，长春百姓先是患“霍乱”（俗称“虎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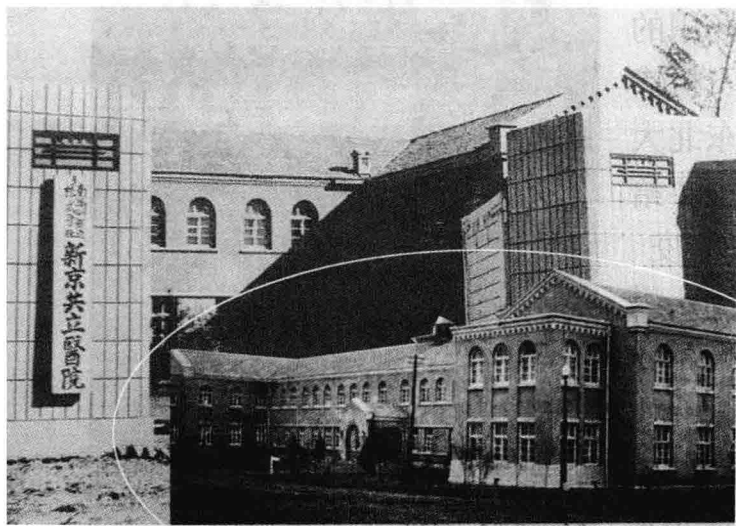


日伪时期纱厂的中国童工

拉”),然后是“伤寒”、“痢疾”。霍乱是最严重的通过水源、粪便传染的甲等传染病。长春二道河子染病最严重,成为“疫区”被封锁了,死亡无数,哭声此起彼伏,后来家家连棺材都买不到了,就用苇席包裹着亡人草草掩埋。城边子的新坟已经连成一片,漫天飞舞的纸钱和随风摇曳的灵幡在哭诉着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我的舅母和五姨就是在那场劫难中抛下6个年幼的表兄弟离开人间的。

我的三妹也染上了霍乱病,她虽然现在还在世,但是当时的疾病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使她残疾至今。当时妹妹病得很重,已不省人事,被保长发现后报告了日本人。因为当时政府有令,一旦发现有染病的人,一

定要举报,不得隐瞒。无论是死是活,日本人都用白车拉到千早病院进行人体实验,对患病的家属美其名曰说是“隔离治疗”。



伪满时期千早医院旧址

新京千

早医院,前称“满铁传染病院”、“满铁新京共立医院”,位于新京兴安大路兴安桥外(现长春西安大路西安桥外,原长春生物制品所宿舍),建于1934年。千早病院是伪满时期在新京的一座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的传染病医院,也是侵华日军在哈尔滨的731部队细菌战研究中心在中国的63个支队之一。表面是医院,其实是干着利用人体制造细菌和毒气试验的勾当。凡是被送到千早病院的中国人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据说,人还没死就开始做实验,把人活活折腾死再送炼人炉烧掉。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到千早病院和传染病都会毛骨悚然。

母亲当时认为三妹很难活过来,打算偷着挖坑埋了。就是死也不能让日本人挖心掏肝去做人体实验。日本人开着车子来接人时,母亲机智地把昏迷中的妹妹抱到屋外的小棚子里,用破烂东西遮挡住妹妹,然后回到炕上抱着妹妹的被子号啕大哭。日本人问:“孩子呢?”母亲说:“扔到东大桥的河里去了”。戴着白口罩白手套全身穿着防护服的日本人听了母亲的话后,给我家里一阵消毒,并在门前撒上一圈儿白石灰,还标上封锁线的牌子,不让人进出,并开



与残疾的三妹(右)合影